

中共满洲省委时期

回忆录选编

第一册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编 辑 说 明

为了研究东北地方党史的需要和提供有关人员在中共满洲省委时期活动的情况，我们编辑了《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一、二、三册），做为所藏资料。

本选编所收集的一百篇回忆文章，是当年战斗在东北各地的老同志，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的。它是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记录；是研究满洲省委时期地方党史的珍贵资料。文章的顺序，按老同志在满洲省委时期活动的先后时间排列。我们对所选用的回忆录，除标点、文字和个别段落，稍加修订外，基本上保持了原来面貌。

对于选用的回忆录，我们组织人员对健在的大部分老同志进行了回访。老同志对以前写的回忆录作了修改、订正和补充。

由于老同志经历不同，对某些历史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是客观的。即使本人的回忆，由于时间久远和各个历史时期所处情况不同，写出的回忆录也不尽一致。对此，我们都给予保留，以供同志们在研究时参考。

本《选编》除地方党史所直接搜集的资料之外，承蒙有关单位提供大量资料，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参加《选编》编辑工作的有：张广恩、王子文、安振泰、施玉春等同志。

本《选编》仅供内部研究，不宜外传，不许翻印。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和时间仓促，编辑工作中肯定会有许多不当之处。请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不吝批评、指正。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三月

一 册 目 录

苏子元：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党在
沈阳的活动情况…………… (1)

关于任国桢、吴丽石、韩乐然等烈士情况…………… (2)

在东北三省征集会上的发言…………… (6)

阎宝航、苏子元、周东郊：

沈阳建党前马列主义在
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及学生运动…………… (24)

韩铁生：

在东北三省征集会上的发言…………… (36)

杨韦坚：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
党在沈阳的活动情况…………… (44)

白希清：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
党在沈阳市和医专支部的活动情况…………… (49)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
辽宁医专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52)

沈阳早期的地下党活动…………… (58)

郭尊三：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
党在沈阳的地下活动情况…………… (66)

张光奇：

沈阳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68)

回忆陈为人同志..... (74)

陈 涛：

一九二七年夏冬有关东北工作的回忆..... (81)

肖丹峰：

在东北三省征集会上的发言..... (85)

楚图南：

我所知道的党在东北的早期活动..... (89)

邓 洁：

关于大连地下党活动情况的回忆..... (93)

关于建立满洲省委的一段纪实..... (98)

对大连地下党及有关情况的回忆..... (99)

杜省物：

关于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
党在满洲的活动情况..... (105)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九二八年三月
东北党的地下工作情况..... (109)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九二八年初
在东北的活动..... (126)

对旅大（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
党的地下组织情况的回忆..... (133)

回忆王立功等人的情况..... (138)

纪幼柏：

关于大连地委和关东
县委成立后的活动情况..... (141)

一九二七年前后大连地
区党组织活动情况..... (145)

记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期干训班..... (151)

胡步三：

一九二七年党在东北地区的活动..... (154)

满洲省委时期的兵运工作..... (156)

一九二七年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情况..... (163)

关于王立功情况的回忆..... (165)

有关满洲省委的几个问题..... (166)

唐赓超：

大连中华工学会的活动情况..... (168)

在东北三省征集会上的发言..... (173)

王鹤寿：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
满洲省委的活动情况..... (196)

关于陈为人、张浩、陈潭秋
等人的情况..... (200)

廖如愿

一九三〇年前后满洲省委的情况..... (206)

王纯一：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
党在沈阳地区的活动情况.....(217)

谈谈一九三〇年满洲省委
被破坏的情况.....(222)

孟用潜：

一九二九年中共满洲
省委的活动情况.....(225)

怀念少奇同志.....(229)

赵文栋：

满洲省委时期的一段回忆.....(237)

党在抚顺活动的回忆.....(240)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抚顺党组织的活动情况.....(247)

回忆少奇同志二三事.....(254)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

党在沈阳的活动情况

苏 子 元

关于一九二七年前党的组织状况，满洲省委成立以前，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有党的活动，最早到满洲做地下工作的是陈为人同志。陈为人到满洲后就和当地革命知识分子韩铁生、工人张有仁等发生关系。以后党又派吴丽石、楚图南等到满洲工作。吴丽石和李富春同志在苏联东方大学读过书，回国后，吴丽石被分配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通过中东路一个苏联同志的关系，到三十六棉工厂当徒工，在那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一九二四年离开哈尔滨到沈阳去了。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吉林市可能也有个别党员活动。中东路的一些火车站如博克图、亚不洛尼、横巴河子、绥芬河都有党员活动。那个时候，党的基层组织的具体情况，可了解韩铁生同志。张有仁同志是工人，他对当时党在工人中的活动情况了解的多一些。

“八七”会议后，北方局李大钊同志派陈为人到满洲成立省委，陈为人任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

党初期的活动情况：党在一九二七年前主要是在城市中搞工人运动。我记得韩铁生等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办过哈尔滨日报，办了不久就被反动军阀给封闭了。在办报纸前还办过通讯社，出过小报。韩铁

生同志那时还在贫困社会阶层群众中办过贫民教育。在道外三道街开了个电影院，影院楼上就是我们的报馆。因为我们地下工作的同志在电影院出入不容易被敌人注意，所以才开电影院。党在那个时候的任务除了在工人、知识青年中扩大组织，搞马列主义宣传，启发群众觉悟以外，对敌斗争的主要口号是：反帝、反军阀。最初反帝没有策略，凡是帝国主义都反；反军阀也如此。后来改为反帝、反封建，之所以把反军阀改为反封建，主要是因为反封建的含意不仅包括反军阀，而且也包括反地主、高利贷者。当时反地主、高利贷者，还没提没收土地，而是减租减息。在工人中主要是搞经济斗争加上政治斗争。在学生中也搞点工作，如援助“五卅”惨案的斗争等，以后又有反修五路的斗争。

刘 文 新 赵 亮 整 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关于任国桢、吴丽石、韩乐然等

烈士情况

苏子元

一、任国桢同志

任国桢同志是安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俄文系。他在一九二四年

冬或一九二五年春去沈阳负责工运、军运和建党工作。他去沈阳可能是北方区派去的，与他同去沈阳的还有吴廷（吴晓天）。任第二次到沈阳住在老精华眼镜公司，由于杨志云被捕叛变，供出任国桢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任国桢同志被捕。任国桢被捕的详细情况，可以看杨志云被捕后的供词（可到唐山法院去查）。

了解被捕当时情况还可以找王义心（现北京第二医院，任被捕时，王义心也住在老精华眼镜公司）。

任国桢的年龄比我大，他是一八九八年生人，比我大六岁。他哥哥叫任国栋，现在居住丹东市。

一九二五年夏，任国桢与上海派去的吴晓天一起建立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建立了党、团小组，以后建立支部。任国桢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吴是团支部书记。在这个时期，东北已经有了三个特支：即奉天特支、大连特支、哈尔滨特支，直接归北方区领导。

一九二六年哈尔滨成立市委，这时北方区即派任国桢去哈尔滨工作了。任是从哈尔滨调回沈阳工作时被捕的。我于一九二五年认识的任国桢，任住在沈阳的文化路一段，我在青年会看电话，他经常去看报，逐渐认识。以后我们办起“暑期大学”，任国桢作教员，讲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

任国桢同志的特点是沉着、安静、善于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全国轰轰烈烈“五卅”运动时，我去找他研究“沈阳要搞声援五卅运动的

事”，他说：“好吧，你们搞吧”。他积极支持，领导沈阳声援五卅运动。

二、吴丽石的情况

吴丽石是一九二四年从海参崴（太平洋联络处），派到哈尔滨与中东路的苏共发生关系。他可能在苏联东方大学念过书，他会俄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我与吴丽石在一起工作，我们比较熟悉。一九二六年吴把我派到中苏国际交通线搞交通工作。吴丽石在哈尔滨工作时，任哈尔滨地委书记。这时他与北方区有联系，又与苏联有联系。吴丽石工作方法多，有经验，理论性高。

吴丽石在一九二四——二五年任哈尔滨特支书记，一九二六年是地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当时东北党组织隶属于北方区领导，五大以前称北方区，五大以后（一九二七年）从名称上把区改为局，北方区即改为北方局。一九二七年秋季中央为加强满洲的工作，成立满洲省委。陈为人任书记，吴丽石为组织部长。这时满洲省委直接归中央领导，即不隶属于北方局了。

王仁斋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有这样一个同志：有一次吴丽石派我去东边道开展工作，并同时派一个同志叫李大畏与我同往，这个人胖胖的。我问吴丽石此人是谁？吴丽石说：“不要怕，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与你一起去搞军运”。一九二八年二月吴丽石派我去柳河，是和李大畏一起去的。一九二八年六月我回来，他一直留在那工作。这

与包景华介绍王仁斋是从关内派去满洲省委，又去东边道工作的历史相符，那么王仁斋可能是李大畏的化名，这需要进一步查证了。

我去的柳河，当时有三个党员：孙福生，当时在伪教育局工作（现已死）；李别天，当时作小学教员（现已木斯劳改）；胡××，胡的家是个大地主。

三、韩乐然的情况

韩乐然同志是延吉和龙 龙景村人，家中有爱人和一个小孩。他参加过朝鲜的“三、一”运动，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他参加“三一”运动，敌人捉他，他逃到上海，据说在那入的党。

以后到沈阳，先在小南关（那时称风雨坛）办美术学校，又搬到小河沿，他对沈阳市初期建党和宣传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

他从沈阳到了齐齐哈尔，又流浪到法国巴黎。在巴黎他和徐寿轩一起住，徐寿轩对他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从巴黎回国后，韩乐然到甘肃敦煌去临摹壁画，因坐飞机失事而牺牲。对韩乐然的情况阎宝航是熟悉的。

张春禾、隋连功、徐荫柏 整理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

在东北三省征集会上的发言

苏 子 元

我谈一下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这阶段在中国工作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从空间讲是沈阳、哈尔滨、北满、东满，凡是我所经历过的都谈一谈。

我自己在党内是一个普通的党员，连个支部书记也没做过，更不是什么委员；我在各地工作时是个普通一兵，也没有任何军衔。因此我今天还是以一个普通党员和战士的身份来谈谈我个人的经历。

第一、沈阳建党前的活动和建党的经过。据我所知沈阳建党和哈尔滨、大连是不同的。比如大连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在工人中间开始建的党；哈尔滨是二四年开始建党，在此以前，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活动。有人说，罗章龙二一年曾到过哈尔滨，找过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这个情况，仅是一个线索。二三年陈为人和李震瀛去后，也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活动，没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哈尔滨真正在工人中间建立党，是在吴丽石去了之后，然后有些外地派去的知识分子和当地的知识分子，逐渐加入了党。沈阳的情况是，没建党以前和建党后的初期活动，都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没有深入到工人中间去，所以说沈阳地区的建党活动，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至于以后如何发展的，怎样到工人群众中间去的，这是以后的事。据我知道无论是建党初期，或是一九二六年，在沈阳工作的同志都没有深入到

工人中间去。下面我谈一谈没建党之前，一个自发的小组活动情况。

一九二二年我到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做文书工作，也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二三年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叫郭刚，从广州开会回来，带回一包书，现在还存在历史博物馆。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列宁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困难》，另外还有考茨基《阶级斗争到政权之路》和《社会主义史》等十几本小册子。拿来后，他就把这些书送给我了，我就开始啃，又啃不懂，找了两个朋友，一个叫高子升，一个叫吴竹村，高子升是满洲银行的行员，我们几个人，再加上郭刚，一起学这几本书，经常座谈。在这个过程中，阎宝航也有了兴趣，因此我们几个人有了这么一个类似小的读书会，也可以起名叫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是自发的，偶然性的。虽然是历史的偶然，但是，没有党出这些书，这个偶然性也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说这是在客观存在的总形势下，影响了我们这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从这开始，就同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人靠近，当时有位女学生叫张景珍，现在叫张光奇，对这些书不知念了多少遍，她是共产党员。这还是一个自发的活动，与党没有建立任何联系。

当时除了我们这五个人之外，和学生没有什么联系，因没有宣传品，也联系不上。有三、五个学生时常拿些书来念一念。所以说这时期只是自发地学习、传播共产主义书刊，这是二三年的情况。

一九二四年，上海党中央派韩乐然到沈阳“开荒”，即建立联系，

发展党。他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场，办个人的油画展览，他是个美术家。在当时我还很年轻，和几个人在传达室招待他，和他搞的很熟，他住在宾馆里，我常去看他。由于年轻，很快就交成了朋友，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国民党孙中山，派朱霁青到沈阳活动，韩乐然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就领着我去看朱霁青，朱住在宾馆里，穿着洋服，还系着领带。过了几天，韩乐然就找我，他说：“你看过的那个老头是国民党孙中山派来的，找老同盟会的会员，因为他是东北人，这件事情他知道的很清楚，那个老头叫你上贡浦军官学校，你去不去？”我说：“我可不去，我不跟国民党那套走。”他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找共产党，不找国民党。”韩乐然什么话也没说，他很能做秘密工作。说“你不去就不去吧”。没过十天，我在基督教青年会事务所工作，邮差送来了一卷卷的《响导》、《中国青年》，哪来的我也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是韩乐然搞的。收到后，我自己先看，然后就传着看。到青年会去的人很多，我就给他们看。这样从二四年五月间开始至二五年五卅运动，这些东西不断邮来，以后份数越来越多，这些材料传播在小学教员、中学学生中达几十份。这项工作搞了差不多有一年。那时李维舟等很多人都是受这个的影响。这样在马列主义宣传上，起了桥梁的作用，培养了一些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为以后建党奠定了一些基础。这件事韩乐然在二四年到二五年，他一直没有向我暴露过。

一九二五年，北方区派任国桢同志到沈阳工作，根据我的分析，是韩乐然向中央汇报后，搞了些组织发展的对象，因此北方区派人来，根据对象，开展建党活动。当时在沈阳大南门内有一个文华阁，是卖笔墨纸张的，那时沈阳叫作南纸店，这个店的主人是安东人，又是任国桢的老乡，所以任国桢就住在这个店的小房子里面。他呆不住，常去基督教青年会看报纸。青年会中各种报纸比较全，如上海报、北京报、东北报等等。还有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刊物等。一次，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任国桢，正好我有一本任国桢翻译的《苏联文艺大论战》，我问这本是您翻译的吗？ he 说是。我说这本书中有很多名词看不懂，请您给予帮助，他表示同意了。以后，我们之间就交成了朋友。这件事我向韩乐然讲了，他很感兴趣，我说你要想认识一下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介绍。这样他俩就碰了头，他们怎样碰头，谈些什么，我就知道了。从这以后，任国桢对我就更亲近了。这种友谊的往来，一直到“五卅”运动。

“五卅”惨案传到沈阳是很快的，这时任国桢找我直接了当的问我，你能不能把学生组织起来，搞一次声援“五卅”的运动。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答应了。那时我向各学校都有来往，除东北大学外，连外国人办的学校，如南满的奉天中法中学、文汇中学、基督教医学院等都有联系。因我同学生间的交往多，所以组织也比较容易。我当时也考虑，任国桢让我组织学生运动，他可靠吗？我就又找了韩乐然，

问这件事要不要干，他说应该干，他还告诉我应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组织游行也好，组织奉天学生联合会也好，无论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出头露面，不要暴露。韩乐然是在二五年下半年才到哈尔滨的，二五年他到海参崴去了一趟，把所有的信件都给我留下了。

关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吴丽石怎样在沈阳组织建党的问题。吴丽石是从上海到哈尔滨时路过沈阳的，了解韩乐然在沈阳工作的具体实际情况。吴丽石受任弼时同志派遣。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先到的上海，路过北京，来到沈阳。吴到沈阳后找韩乐然，韩乐然的通讯地址在我那，他要找韩乐然就得先找我，找到我后，我就通知他们见了面，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据说吴丽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整顿了沈阳的党、团组织。”这句话是不是他的报告的原稿，我不知道。但事实上，一九二四年时，沈阳还没有正式地发展党、团员，沈阳正式介绍入党入团是二五年。关于沈阳党组织的建立和声援“五卅”运动的情况。我们首先到小河沿的医学院，因为他们的宿舍是自由出入的，去多少人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很方便。同时在小河沿医学院，当时有个“白杨社”，那是学生自发的一个进步的文化组织。“白杨社”的负责人高涛，这是党内的名字，在学院的名字叫高启福，他的号是高铁梅，还有吴执忠、白希清。我首先找的是吴执忠，和他商量的。吴说这事要干，同时把高涛也找来了，高涛更热情，这是二五年六月初。“五卅”消息大概是在五月三十一日或六月一日传到沈阳。吴、白、